

一代女杰

張資平著

奉天大東書局發行

序

一個人做人能達「全人」之域，已經是「神」了。縱不是聖經上的絕對的「神」，也可稱塵世之相對的「神」。基督，孔子，釋迦，穆罕默德，便是屬於這類「全人」——假定稱之為相對的神，次於這些聖哲的，在古今尚有許多偉大的人物，如諸葛亮，張巡，岳飛等輩便是半神半人了。在古代希臘，羅馬的神話中所傳述的人類亦即多屬此類，不過其中神與人所佔的成分有多少之差而已。更詳言之，則每一個人都具有神性，人性，及人慾三者。由這三者的組成分量不同，便化出許多聖哲，賢人，及君子，小人等品類來了。流俗之輩因其所具的人慾分量最大，人性分量較小，神性分量最小或全等於零，於是便不能稱為半神半人，而只是半人半獸了。在現代人慾橫流的世界中，其九九%以上都是屬於這第三級的半人半獸的人物。這是作者寫這篇傑作的第一動機，

一個人會犯罪作惡，決不是他本人所願意樂為的，或為環境所壓逼，或因社會的缺陷使然，而其主因則不外為飢寒所逼，挺而走險而已。同樣一個人之受社會排斥或不見容於其同流，也不能完全歸於他個人之性格的缺陷，或與多數半人半獸者相處，受苦報之包圍或要挾而終至於自己逐漸失其神性人性者，亦非少數。本篇小說的女主人公何美璉即

是這類的典型。社會盡都詬誶這個女優，不以她與人類相齒。獨有原著者另具眼光，她雖淪爲半人半獸，但仍未完全淪喪其神性——母性愛最後因爲飢寒所逼，尚背負嬰兒而自殺。此種不幸的境遇真令人不禁爲之漚一掬同情之淚。這是著者寫這篇小說的第二動機。

一般帶些羅曼諦克空想的作家，常將男女間的感情誇大地寫成爲一種絕對理想——戀愛。其實這種理想完全受物質的支持。更詳言之，這種理想的實現性之大小完全視物質之程度大小而決定。譯者童年時讀林譯茶花女這事初覺馬克爲愛人而犧牲之精神

神性——之偉大，但讀原著者之一代女優後，始覺得從前竟爲小仲馬所欺騙了。當馬克與亞猛避居巴黎郊外，物質供給告絕時，馬克便思戀起他的過去的豪奢生活來了，早想和他的愛人(2)亞猛暫別，以回復其半人半獸的生活。偶因亞猛老父之出現，便乘機一面向愛人表示了其一部的人性，一面又滿足了她久在渴慕的人慾。小仲馬的幻術——浪漫的寫法——便掩着了讀者的視線，辨不出馬克女士本身的「人獸之間」性了。但是本篇的原著者是人類社會實驗室裏的解剖技士，他是不愛玩羅曼諦克的幻術的人。因導演是固非如亞猛之癡情青年可比，但何美璉本來是一粒馬克女士。原著者不忍使一般青年僅在舞臺下面看他玩幻術，同時向讀者明示了這場幻術的內幕。這是著者寫這篇小說的

第三動機。

著者

一代女優

A是提早了一些時間趕到戲院來的。但是，賣票的窗口前，像早潮般，已經擠排着一大堆人了。尤其是沿着石階，直達到三等的樓門口，一大羣的黑頭像螞蟻般的在蠕動着。

戲院門首掛着一個大橫額，上面用電燈裝出一個大大的廣告牌。一路進門內的廣廊裏，便看見無數的俳優的像片。正中的一張最大的像片是有名的女優何美聰，扮捧着花束的照片，她的那對含有媚力的眼睛，好像是向着觀眾表示謝意。

「新氣運到來了！」

A微笑着這樣想。同時他也感着自己的心臟的鼓動。興奮的感情由肩背上直流到脊髓裏。在他的身上也起了一陣輕微的戰慄。他再向着那個入羣望了一望，還是年輕的男女。看他們的表情和裝束也像是對於藝術有相當理解的人。各人的眼睛裏都滿充着熱烈的情緒。儘在站着等候開演，不表示半點倦怠的樣子。這是證明他們之對於這次演劇的

熱愛。

A 這樣地想着走進裏面的後台裏來了。他看見有許多用具和衣飾，東一堆西一堆地散亂着，有些像才經過了火災的房子裏的情況。他忙走入編劇室裏來他看見他的同事周谷山和舞台監督鍾正樹，圍着火爐，兩個人在熱心地談論今天的演戲。

「好嗎？」A 向他倆叫了一聲。

「啊，來了嗎！」鍾正樹向 A 點了點首後，又在熱心地和周谷山談論了。

「當然，戲的扮裝是不必一定的。不過上墳的時候，一定要在頭上戴一個花籃。

」周谷山這樣地回答鍾正樹。

「不一定吧。」

這時候聽見門外有人來的足音。

「來了，來了。」谷山立起身來，探頭出去向外面張望了一下。

「開導演和美睫來了。」

他們忙中止了他們的戲論。毛皮外套的裙腳和肉紅色的絲襪，從布簾的下面映進他們的眼簾裏來了。

「好準備開演了。」聽見外面的人在這樣說。鈴聲也響了，經過了三四分鐘之久，

還在繼續着響，因為要充分地傳到各俳優的化裝室裏去。

A 走向自己的公事桌邊，整理了一下桌面的文件，就出去見導演。導演在隔壁美地的房子裏，聽見他在高聲地談論，但聽不清楚在說些什麼，

「真對不住他們了，儘站了一個多鐘頭，今天的觀客完全全是爲我們的捧場而來的。」

「不錯，是的，是的。」一個禿頭的事務員在回答。「辦事處因爲想做廣告，所以叫他們在外面多站一刻，擠多一些人，給外面的人看看。」

「這不應該的，於社的名譽有關。」

「但是，閻先生，今天的觀客不單把門廊下擠滿了，在門外馬路上還擠着許多人呢。」

「不要吹牛皮了！」

閻導演雖然笑着在斥罵那個禿頭事務員，但一對眼睛已經笑得沒有縫了。

「我的襪子！誰弄錯了的！」

何美迪忽然高聲地罵了起來，把肉紅色的襪脫了下來，丟在地氈上面了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快把它脫下來！把那一對拿過來！你真是不中用！不能赴時赴刻！」

「真對不住了。」

「一個身體瘦長的女優，滿臉緋紅地蹲跪在美蓮的腳下。」

A是個新來此處學習編劇的作家。他是藉由他的先生的介紹到T戲院來實習的。他初次進來，所見所聞，無一不是可以使他驚異的。他有了十天的經驗，約略知道演劇社內部的空氣了。他祇有一半失望，同時也認識了一線的光明。對於放縱，頹廢，壓制，因襲諸點，A雖然不能滿意。但是看見他們之熱心的演習，也自然感着藝術的尊嚴。他知他道在山無智的藝術而理智的藝術之過渡期中，欲望其有理想的完成，是不可能的。

A是膽怯者，但又喜歡熱鬧。他有極纖細的感覺，但粗大的嗜好也極其強烈。所以很喜歡演劇社的開導演之爲A。他的高長的體格，巨深的眼睛，愉快的肉感性的發音，尤其是他在任何時候都具着天真活潑的表情。這是更引起了A對於他的敬慕。

聽見觀客已經把門票全數買完了。後台裏一時便緊張起來。在他們間的空氣，真是像燃燒着了般的熱烈。各人的臉上以至大小用具，都在興奮着似的。

A回到編劇室裏來，看見事務員在數鈔票，從一個大洋鐵箱裏取出，顫動着手指，一張一張地數。

「A先生幫忙數數好嗎？」

坐在旁邊的周谷山和鍾正樹也在表示着驚異的顏色，望着他們數。

A 一面數，一面想着剛才看見的何美璉。他忽又想到替她脫襪子的女優王玉英了。她的那樣可憐的表情，此刻真是如在他的眼前。

A 在四五天以前，就注意王玉英這個女優。她是在女子中學舉了業的。不知是何緣故，總是表演得非常之笨拙，常受導演的叱責。給導演說了後，她的聲音越發低小，記着了的台詞也越發容易忘記了。但是今天的演劇，他實負了重大的任務，扮演劇中的母親。這在她是不容易勝任的。不過除了她以外，又沒有適於扮演身材的女優了。

「今天能够充得過去就好了。」A 這樣想着，過了一會，他無意識地走出室外，走上扶梯，到樓上來。他看見有兩個化裝好了的俳優，立在樓門口，這兩個都不是重要的角色，但也不是屬於最下等的部類的。

「怎樣？你看像不像？」那個這樣問 A。

「好的，」A 回答他。

「我呢？」那一個也問他。

「臉上紅了一點，」A 又回答他。

「不錯。」

A環視了一下那些正在化裝的男優後，便走到女優房裏來。她們都只是穿着內衣在化裝。有一個男優很親切地替一個女優勻臉。他們的膝部緊緊地互相密接着。

「玉英呢？」A問她們。

「在先生的房裏。」

「男先生還是女的先生？」

「女先生。」

大家開笑起來了。這個演劇社稱閻導演做先生，也稱何美璉做先生。

A走進何美璉的房裏來了。他看見在一面大鏡的面前，有一堆雪白的東西，頭上大堆的黑髮，從耳根到肩膀上呈淺桃色，從肩部到膝部却給一張長張的毛巾包裹着；只在毛巾下面露出一雙白雪般的腳趾。再望鏡裏面，A看見美璉的妖豔的臉和有曲線的胸部了，再往下看是作伏枕狀的，在毛巾之下微微突起的乳房。A看見了後有點心動，不敢再往下看了。他再望了望玉英。她只是在胸口上搭了一點白粉，又給美璉叫過去了。

「你記住了？試念來給我聽聽。」

「哪，你把你的黑衣服脫下來吧，再裝出歡樂一點的樣子。」

玉英聲音低小地，生硬地念了下來，一時想不起下面的臺詞了。她又反覆地念了三

四次。

「聲音那樣低小，怎麼能扮呢？」美璉切着齒在質問玉英。

「你要知道這扮的是個極凶惡的女人。因為和叔叔發生了亂倫的關係，終於把丈夫毒殺了。你到底扮不成那樣凶悍的樣子出來吧。」

「先生，所以我說，無論如何。」

玉英很失望般地搖動了一下她的肩膀，抬起頭來，儘望着美璉的臉。

「現在才說出這些話來，還來得及麼？笨東西！」

美璉抽縮了一下她的上唇，伸動了一下她的下顎，便翻轉頭來向着立在她後背的女兒習生說，「快點！」

寬長的毛巾從她的肩背上滑落下來，桃色的裸體將要全部露了出來時，女兒習生忙從後面向她的身上披上了一件淡紅色的毛巾質的浴衣。

美璉的化裝法，在A看來真是一個絕大的驚異。她倒了些香油在掌心裏，擦了幾擦後，一面向臉上和頸部勻塗，一面聽着玉英的導詞。玉英再不能流暢地念下去了。她愈努力思索，她的舌頭便愈僵化了般的，連呼吸也急促起來了。

「只是這一些些的臺詞也記憶不了麼？」

美璉故意裝出驚怪的神氣，一面說，一面把膏黛險在眼頭和鼻梁之間了。

「那是毒死了丈夫的女人，若不高聲響氣地說，不像一個毒婦嘍！」

玉英很難爲情般的，只在反覆地伸指那本舊的書頁。美璉在這時候，把胭脂滿塗在額上了，雙頰通紅得像要發亮一樣，她對着鏡照了一照，倒了些紅粉和白粉在掌心裏，調勻起來。

「試念來看看。時候不早了，你知道麼？」

「是」

玉英的聲音像蟲音那樣的低小。

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」

美璉焦急起來，發惱了。玉英儘望着人的臉，在她的眼睛裏表現出一種惶惑的神色。一直到美璉搽好了白粉爲止，室裏面是很寂靜的。人們盡都留意着美璉的神色，有時候偷偷地互相望一望。好一會，美璉只是凝望着鏡中的臉。有時候她又突起下顎，撇開嘴唇，檢視了一下她的牙齒，或用小指尖擦了一擦眼尾的膏黛。

「頭髮！」

她叫了一聲，一個女兒習生應着她的聲音，送了假髮過來，這是在一塊軟布上縛着

一叢金髮，作成一種黃金的波紋，在電光下強烈地反射着。女兒習生立在她的後面，像獻王冠般地捧着那個假髮。美璉伸出長腕至頭後，把假髮接了過來。纔把假髮披上，她的雙手又像中了刺般地伸入假髮和衣背之間。

「啊呀！你們真是沒有辦法！」

她忽然伸出雙手，把假髮取了下來，摔向地面上。

「我不是囑咐了你們，要那個長地編成兩根辮子的假髮麼？」

「我向鍾先生說過了。但是鍾先生說，那樣的假髮是時代落伍了的，用不得。……」

那一個女兒習生戰戰兢兢地回答。

「時代落伍？劇中的時代流行着那一樣的頭髮，鍾先生知道麼？連現代流着那一樣的頭髮也還不知道的人！」

「那末，要怎樣纔好！」

「請鍾先生過來！」

在這瞬間，A偷偷地走出門外來了。他想，雖然不是從今天始，但是以 座的明星聞名的美璉的言動和態度，未免有點過於粗暴，也過於下品的了。他是最討厭這樣有階

級性的傲慢的人。

「所謂劇場原來是這樣討厭的麼？」

A這樣地想着在凝視由廊下的窗口射進來的冬期的薄弱的陽光。這時候，玉英像拖着無氣力的腿向着這邊走了來。無論怎樣地努力練習，她還是不能勝任扮演的了。自昨天上喜練習表演，給美璉狠狠地罵了一回後，她越發膽怯起來了。她像存夢中般的蹣跚着走過去。A看見她的像要哭出來般的悲慘的顏色，和厭倦了世情膽的神氣，覺得她真是可憐了，便想過去安慰安慰她，好使她恢復一點勇氣。於是A跟在玉英的後面，走進女僕室裏來了。玉英坐在大鏡臺面前，像十二分的疲勞，抽聳着她的雙肩，嘆了一口大氣。這時候事務長走了來，告訴她快要開幕了。

「何以這樣的不起勁？密絲王，望你要努力一點纔好啊。」

在那個事務長的黑色的臉上，和笨厚的嘴唇上，都像帶着幾分嘲笑的神氣。

「我怕表演不來了喲。」

玉英帶着哭音回答他。

「什麼？表演不來？」

事務長的態度忽然的變了。A看見他在作有意識的嘲笑。

「你先前有了一個表演不來的成見在胸，所以就表演得不好了。你到導演那邊去，請他再教教你，就演得來了。」

「就教我，也是演不來的。」

「那有演不來的？像你這樣能幹的人都演不來，還了得？恐怕是教的人不行，所以使到學得來的人也變爲學不來了。」

「但是，……也難說。」

「我的話不會錯吧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那好了。起來！我替你化一道咒符呢。好嗎？」

事務長掀盪了一下他的鼻孔。

「要壁直地站着！啊，頭不要望下面！」

事務長叫玉英直立的時候。從他的眼睛裏表示出一種凜然的威嚴。

「鼻尖，臍部和腳趾要連在一條直線上纔好。你看，一坐下來，肚臍就要向前面突出，就是這個樣子。不要看下面喲。你看，鼻尖和肚臍又是在一直線上了。其次是腳趾。你看，一企起身，又完全攪亂了。注意腳趾！腳趾！對了！三個要相關聯的。你千萬

不要忘記了這個祕訣。要這樣，無論怎樣大的聲音也叫得來了。記不着的事詞也自然會念出來了。肚臍特別要留心。不要忘記了把肚臍向前面突出。現代的女優沒有一個留心到肚臍上的。好了，再演一回看看。要得，要得！」說夠了他想說的笑話後，事務長出去了。

「肚臍！肚臍！」

不知那一個刻薄的人在模倣着事務長的口吻，過後便又一同開笑起來了。玉英也笑了。只有A沈默着。

觀客的席位漸次塞滿了。二樓三樓的欄干沿邊和彎角，柱頭和壁間的雕刻上面，點着了輝煌的電燈。屋頂的中心有一個深深的圓形的洞穴，在這洞穴中心高高地吊着一個大圓珠似的大電燈，正中發散出薄暗的光線，周圍的小電燈卻像明星一樣地光輝。在兩側的廊下也滿擠着觀客。二樓上的食堂裏面也差不多是沒有空席了。在樓下面二三處的休息室前，有人立着在喝咖啡的。在兩面的石段上，也無空隙地擠擁着人羣。咖啡攤前的人也像螞蟻一樣。

A雖然有作一個觀客到劇場裏來的經驗，但作一個劇團員有見這樣的光景，算是破天荒第一遭。他自知自從作一個見習作家加入這個劇團裏來後，沒有嘗生半點的效用。

因此他自然懷疑到自己所有的智識，豈非完全不適於實際麼？他看見這個劇團竟能够這樣地獲得民衆的歡迎，當然也感着無限的歡悅。他像時時刻刻都想向着這些觀客一一致其感謝之詞。他望見頭二等的燦爛的客席，不免感着羨妬，一方面又覺得三四等席裏面的學生們可憐。他想，自己在昨天以前也是像他們一樣啊。

一種爽快的矜持在他的臉上流露出來。他今年二十五歲了。從十七歲起，就想當一個劇作家問世。一直到今天為止，對於現在的地位，不知夢想過好幾次了。到了現在纔算是實際地踐踏了目的地。

他正耽溺在種種的感慨中，忽然看見舞臺監督鍾正樹和劇作家周谷山正在他面前走過去。

「想不到這樣地熱鬧啊！」A對他們說。

「啊！真的不錯。」

兩個人中有一個這樣地回答着，他們便走過身去了。新進的A對於他們的態度是莫明其妙地感着一種不快。他沈默着望他倆的後影。他倆都是穿着同型的黑色的天鵝絨服，服嗣上繫着一條赭色的繩帶。他倆也同樣留着長頭髮，在頭頂上戴着同型的呢質帽子。鍾比周像高加兩寸多。周實在是異常瘦小，像螳螂一樣的人。他在任何點都是模倣着

鍾監督。他的服裝，帽子，走路的樣子，香烟管的神氣，無論怎樣微細之點，他都決不放過的。他好像是迷信模倣鍾監督即可以作成就新作家的資格。

在賣食物的攤子旁邊有兩三個青年在高聲地談論。和他們相鄰又有兩三位像紳士般的中年人。這兩羣人從最初起就是互相抱着反感的。

「不過，你看，我覺得奇怪的就是：女優一定沒有鏡子喲。」甲紳士這樣說。

「瞎說！」其他的兩個人同樣的回答。

「真的喲！如果她有鏡子，當然她會知道她自己的臉孔到底像不像！」

「哈，哈，哈！」

其他的兩個人大笑起來了。學生團的視線便一齊注集到笑聲這方面來，同時哈哈地一聲吃了他們。

「我看見過一個不知道戲中的區別的鄉下紳士，臉孔真有點相似喲。」甲青年說。「我也看見過。」乙青年說。於是一同望着紳士們那邊，也大笑起來。

「本來今天的演劇最有趣的一幕是挖墳。只是那一場面是最好看。叫何美璉來扮，一定表演得不好的。」

紳士們不客氣地開始攻擊何美璉了。他們厭棄她的藝術低俗，品行不端，並在當女